

作家走笔

我家是远近几个村庄最早拆掉旧房，盖起两层小楼的，时间大抵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靠他的坚韧和智慧，挣了一点当时很让邻人羡慕的钱。农村人手里有了点钱，第一件事就是起房盖屋。这栋红砖小楼盖得还算结实。原因主要是父亲对房子质量要求严格，其次也是那时候的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偷工减料。房子盖好后，以其墩扎和出眼，矗立在苍穹之下，被绿树环绕，任春风吹拂，让远近的村邻和乡亲们艳羡了几年。每逢村里过往路人，当时尚未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老远就会掏烟让人抽，我们都在旁边发笑。我们知道父亲其实是在炫耀他的小楼房。几十年过去了，似我家这样的房子，远村近邻已经盖得数不胜数，我们的房子已显得很有些破败。但父母却把这栋旧楼视作宝贝，不肯离开半步。

青山绿水

风，就这样一次次温柔地吹拂……在淮河的源头，在黄冈，在那个神奇的山头，我依稀看到这生命之血的红。深秋的黄冈被激情点燃，一种天籁之音从遥远的天际滚过耳畔，一直沁入灵魂深处……这是红的呼唤，令人振奋。红，燃烧之美，青春之美，宁静之美。以秋天的名义，走进黄冈。用虔诚的膜拜打磨岁月的锈蚀，总能闻到满山的芬芳。怒放的红叶幻化成为无边的海洋，那是强大的生命凯歌在奏响，那是惊心动魄的激情在燃烧，那是内心的风暴开始在大地上行走……红。满山的红。一种大美，铺展着，流动着，渲染成诗般的神话。一种名字叫做红栎和枫的植物，毫无条件地蓬勃着顽强的生命和色彩。史诗般的生命被装点成为嫣红，再一次，展示了一种归宿、一种方式、一种状态，真实而又独特。红，是一盏灯，照亮了世代的村落，于是，如海的群山不再寂寥；红，是一把火，与浩荡的山风翩翩而舞，撩拨着无边的想象。红，在血雨腥风、

乡土情结

唐河风光无限。弯弯曲曲的唐河像仙女舞动着柔软的绸缎，从北方飘落下来，用它宽广胸怀，接纳了无数条涓涓溪流，扬眉吐气地把两岸的小村庄搂在自己的臂弯里，用自己甘甜的乳汁滋润着人们，然后又轻歌曼舞地与白河拥抱，并肩汇入汉水。那画屏似的两岸，留下了太多美好的故事，而最让我神往的还是那百里流程的点点渔火，还有那活蹦乱跳的鲤鱼和勤劳的渔夫。幼年的我晚上常跟大人一起到河边，看见点点渔火在河中晃动，就知道那是渔夫们在网中收网。我的一位堂哥是技术娴熟的捕鱼能手，外号“鱼迷”，他捕的最多的是红鲤鱼。那鱼小嘴巴下颚是红的，两个鱼翅是红的，尾巴下部是红的，就连两根长长的胡须也是火红火红的，“红鲤鱼”由此得名。它腰身丰满，肉质细嫩，是餐桌上一道美味佳肴。堂哥说集市上不用喊叫，就是抢手货。那时候，我常跟在堂哥后面，腰系鱼篓，一个河汉又一个河汉地找，他一边操作，一边讲解，水清的地方有白鱼，水浑的地方是鲤鱼，有水草



埃菲尔铁塔

崔乐 摄

我们作儿女的只好像“走读生”一样，一两周回去一趟看望他们，陪他们吃顿饭，说说话，共享天伦之乐。前年春夏之交，母亲因腿疾须来南阳手术，父亲不得不离开他的老病房陪母亲一起来南阳。住院后母亲被检测了各种身体指标，医生决定第二天就做手术，几位负责的院长都亲自自来病房探视，给母亲以安慰，父亲也毫不糊涂地同院长们说话、搭讪。大家都夸赞我父亲身体不错，说话得体，并艳羡我父双全。我也很为此暗暗得意。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父亲已经患老年痴呆症10年了。我和家人都信心十足地等待着第二天母亲的手术。但到下午两点多，正在家里休息的我接到家人的电话，说父亲找不到了。我火速赶到医院，始知父亲于一个小时前去卫生间再没回来，家人已找遍了医院的楼上楼下和各个卫生

虚惊

间，均没有父亲的踪迹。我当即打电话找了几位朋友，在汽车站、火车站、大街小巷，开着车到处转。找了一个多小时后，他们都毫无结果地回到了医院。我们聚在一起，根据父亲的智力、身体及走失的时间，盘算着父亲在这迷宫一样的医院病房和喧嚣的街道会走向哪里。猜想了多种结局，猜测得最多的是父亲最大的可能是回老家，因为他从未离开过家乡那栋小楼半步，他可能回去看房子去了，尽管离开家还不到一天时间。所以，我立即给邻居的叔叔家打了电话，让他们看到我父亲回家，立即打电话给我。当然，我们也猜想了其他结局，连最不愿意想到的结局也想了，因为这些年因老年痴呆走失无果的老人太多了。我曾经有一位朋友，父亲走失了整整10年，至今音讯全无，生死未卜。每次喝酒一提起，就泪流满面。最后，我们决定，明天继续寻找父亲，而母亲的手术必须按时做。但说到这个决定时，我的家人都是热泪盈眶，不能自已：年逾八旬的父亲是来陪母亲住院的，父亲没有下落，母亲还有心思上手术台吗？如果心情不好，母亲在手术台上出现意外怎么办？再退一步说，即使母亲顺利地做完了手术，而仍找不到父亲，这个家还怎么过？我不敢去想象没有父亲的我们家那座旧楼会是什么情景！但我没有当着家人流泪，冥冥之中，我觉得曾经读过四书五经和许多书籍，给我们兄妹无数次讲过《三国演义》、《儿女风尘记》、《七侠五义》的父亲是不会走失的，他一定在牵挂着明天就要上手术台的母亲，他会有消息的。但这也只是自己安慰自己，我只能走到走廊上偷偷地抹眼泪，再回到病

红

枪林弹雨中奋勇厮杀，正是为了奉献给捷报频传的战功；红，在深重的苦难中，战胜了绝望和死亡，倔强的果核胀破了寒冰，给大地带来了小草、花朵和树；红，在破土发芽的瞬间，极小的声音，像嫩柳的絮语，唤醒了整个春天。那铺天盖地的嫣红之中，似有涓涓细流，泛着金鳞汨汨流淌，像是少女脸上的两道蛾眉烘托出俊美的轮廓。一望无际的红，没有花香，没有鸟语，只有点缀其中的秋风在诉说着动人的妩媚。红色的海洋，绽放着热烈的梦幻，这一切，活脱脱是天神地母拣尽了人间自然坦荡的情愫铺就而成，钟灵毓秀，风物绝顶。红，在深秋明澈的天空下，一如沧桑的智者带着欢愉和从容，用温暖的大手抚摸着月光，抚摸着太阳，抚摸着眷恋的目光。散发着浓郁芬芳的生命从这里起航，演绎着张扬的怒放，像是一滴水缓缓穿过沉重的石头，像一粒种子忠贞地等待坚实的土壤。红，就这样一次次展开满山的枝叶，也展开所有的细节和流水…… (桐柏县法院)

何以慰生？何以为生？何以以卫生？我的三样已足。一样，曰读书。读书之益处，永远被赋予新的意义，新的阐述。比如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比如说：“清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读谁之书，仿佛与谁神交，与谁神游，与谁倾诉。其喜其悲，其勇其悒，远方有波涛而面如平湖，仁者“治大国如烹小鲜”，道者顺乎天理人和、阴阳之术。读书可解当下之疑难，更可疗身心之困苦。美文使人愉悦，哲理使人醒悟，书由文成，文由字组。文字犹春风春雨，万物以沐；文字犹山岳泥土，使人立足。二样，曰喝茶。用洁白之具，滚开之水冲泡，观其升降、旋转、翻覆，由热燥到安静，由纷乱到静穆。吹去漂浮，倾去浅陋，充盈或深邃的眼眸，清明的潭湖，就浓缩成了世上

的地方草多……

上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回到老家，晚上和堂哥聊天，突然飘来一股腥臭味，我问堂哥，他说，家里需要翻修了，在河上拉了两车沙，是沙子带来的。第二天我跟堂哥一起去河上，河水是灰黑色的，沙子也是黑色的，一团团泡沫在旋涡中旋转，刺鼻的气味令人恶心。“下河走一趟，脚就发痒，腿就起红点。”堂哥说，“鱼儿早已下汉口了，我也转岗了。”十几年过去了，如今，唐河经过治理，又恢复了勃勃生机，沙子变黄了，水清了，也甜了，唐河又回到了往日的喧闹。60多岁的堂哥已成了老渔翁，拉上一网，很多扁扁的鱼，过去从未见过。我问他这是什么鱼很稀有，他饶有兴趣地说，是武昌鱼，现在咱这里多了！嘿，武昌鱼？难道它们是想领略唐水风光，于是便成群结队逆汉水而上，来此旅游做客吗？哗哗的河水，轻柔地拍打着河岸，堂哥的小渔船又向河心划动，船头激起美丽的浪花，鱼儿跃出水面腾飞，堂哥扬起手臂撒网，那优美的风姿定格在宽阔的河面上…… (唐河司法局)

逸致

何以慰生？何以为生？何以以卫生？我的三样已足。一样，曰读书。读书之益处，永远被赋予新的意义，新的阐述。比如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比如说：“清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读谁之书，仿佛与谁神交，与谁神游，与谁倾诉。其喜其悲，其勇其悒，远方有波涛而面如平湖，仁者“治大国如烹小鲜”，道者顺乎天理人和、阴阳之术。读书可解当下之疑难，更可疗身心之困苦。美文使人愉悦，哲理使人醒悟，书由文成，文由字组。文字犹春风春雨，万物以沐；文字犹山岳泥土，使人立足。二样，曰喝茶。用洁白之具，滚开之水冲泡，观其升降、旋转、翻覆，由热燥到安静，由纷乱到静穆。吹去漂浮，倾去浅陋，充盈或深邃的眼眸，清明的潭湖，就浓缩成了世上

小说

在局办公室主任位上，韦墨兢兢业业工作已5年有余。平日里领导一发言，无论是工作上的安排，还是生活中的需求，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时刻掌握一些政策动向，揣摩领导的意图，对于办公室主任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办公室作为一个单位的核心中转部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传达领导的指示，到数不胜数的文件收发和文案撰写，以及上级的迎来送往等都离不开办公室这个颇具办公特色的部门，以一“杂”字即可概括之。而作为办公室的一把手，更是重中之重。几年下来，韦墨疲惫不堪，特想请假出门旅游一番，释放心中的压力。韦墨把旅游的想法告诉了老婆，老婆斜眼看着他：“真是干工作干傻了！公家人还有谁是自费旅游的？你说去考察不就行了啊。你们单位最近不是搞什么事改嘛，你趁这个机会试试。”一席话惊醒梦中人。看来贤内助平时“垂帘听政”的功夫那是了得。经过一夜的挑灯夜战，第二天一大早，韦墨便将事改材料送到了局长手中，大致汇报了局里关于这次事改的看法。局长听后大为赞赏，

拍着韦墨的肩膀说：“小韦啊，你的材料我看了，不错不错，你们年轻人非常有想法，脑袋瓜就是好使。我还正愁这事呢，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我们开个会，你再向班子成员说说你的看法，然后我好安排你出去考察。”听罢局长的话后，韦墨像吃了定心丸一样，心里更加踏实。要知道，只要一把手事先同意，其他的开什么会都是走走走过而已。一切准备妥当。临行前一天，韦墨突然接到局长电话：“刚刚接到通知，最近几天上面要到我们这里搞突击检查，你赶紧回来待命，考察的事先放一放。”顿时，韦墨呆若木鸡……韦墨以迅雷之势赶到局长办公室：“局长，我车票都买好了，今天晚上的车啊，办公室还有其他人嘛，换个人接待一下不也一样吗？”局长关上门小声说：“不知道上级什么时候会来，反正你这几天是不能出去了。要是办公室里有人能胜任，我叫你回来干啥呢？我知道你工作积极认真，又能吃苦耐劳，就当配合我的工作嘛。你也知道这几年我身体不好，上级领导来了，我要喝出个胃出血进医院，你嫂子肯定会

一哭二闹三上吊啊！都下了死命令了，再骂连家都不让回了。小韦啊，你年轻，说话又能把握住尺度，还有你那公斤级的酒量，其他人谁赶得过去啊？放心吧，我不会亏待你的，好好干，以后会有发展前途的。这样吧，你和对方联系一下，就说请对方派他们负责事改的同志过来给我们传授一下经验，我看这样也不错嘛。”“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但旅游化为泡影，反而把老同学引过来了。接站，陪吃饭，陪参观，整个行程下来，韦墨忙得焦头烂额，腰酸背痛。把考察团送到车站，韦墨垂头丧气地对老同学说：“老兄啊，本以为可以去你们那儿大玩一把，没想到最后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啊。”老同学同情地说：“对不住了韦老弟，要知道是这样的情况，我就推迟说工作太忙，来不及就不就行了嘛。平时大家工作都来了，我也很久没出来旅游了。这次还多亏你啊，让我过了把‘到此一游’的瘾。”韦墨拖着全身的疲惫回到家中，刚想好好大睡一场，电话响了：“小韦，赶紧到局里，上级领导马上就要到！”韦墨当即瘫坐在地……

诗歌

也许是苍天有眼，下午6点多，回黄龙庙自己的家寻找父亲的妹妹打来电话，说父亲已经被邻居领到了她的家。此时，这个电话让全体在病房等候的人欣喜若狂。父亲没有走失，父亲回来了！我们的父亲不会走失的！此时，我的泪水才潸然而下。我也看到母亲拿起毛巾揩去眼眶里的泪水。在这之前，母亲一直在忍着没有落泪。她怕她一落泪，她的儿女们会嚎啕大哭！尽管父亲走失仅仅只有半天时间，但对儿女们来说，这半天时间不亚于一个世纪！究其父亲没有走失得太久太远的原因，还是得益于他认得字。据父亲说，他在公共汽车站牌抑或是门店的广告牌匾上，看到了“黄龙庙”的字样。因为多年前妹妹订婚时，父亲曾专门到黄龙庙这个地方“考察”过，这可能是几个永远铭记在父亲心目中的字样，才没有让他走失的吧。我们都幸福地相信父亲的话。当然，第二天母亲的手术是准时的，结果也是成功的。我们在心里感激甚或庆幸这场让人终生难忘的虚惊。

枫

我已把思念的旗帜插遍山岗 无声的旗帜缓缓飘拂 殷红的感伤 岁月行至最深处是秋 秋最深处在夜 月光地老天荒，还在开花谢 而冰寒的星辰，又曾将谁的目光 暖热 那些凋零，如蝶逝落， 多情的女子啊，一步三叹 是否还惦记着 那一段皎白的往事，那一句 誓言 (南召小店建坪希望学校)

无题

恨与不恨 是一种痛苦抉择 生或者死 容不得半点错过 雨季再来 被淋湿了的回忆 本该如初 说不上是个失策 想或不想 都要走出你视线 笑还是哭 心力交瘁的无助 昨夜风停 炎热明天与今晚 依然孤旅 忘掉晨光和月影 瞬间踌躇 徒留永生和怀念 岁月蹉跎 淡漠了心中爱恋 (邓州市检察院)

古战场寻踪 雨打风吹过的颓垣断壁 流淌万古哀伤 那个惨败自刎的将军 从硝烟中升起 睹不尽伏尸百万 金戈铁马一声长嘶 帝王代代 匆匆过客 幻作眼前云烟缈缈 流血不止的疆场 酒醒杨柳堤岸 晓风残月谱曲风情万种 与世人共侃谈 烽火台上的孤烟 已散作袅袅炊烟 晚 读不尽碧海桑田 夕阳无限透染牛啤 (方城县委统战部)

生命是走动的梦 生命是走动的梦 梦里是斑斓的万紫千红 在不死的时间长河里 梦只是时间眨了一下眼睛 生命是走动的梦 我提着梦走过了春天 回望缤纷的 犹如谁的泪滴点点 生命是走动的梦 我的梦里别有洞天 谁也无法戳破生死之门 我偏要把灵魂在梦里延展 延展 生命是走动的梦 当梦终于灯火阑珊 我会浅笑着面对 面对此生昙花一现 (唐河城郊陈庄前洼 12组)

本版邮箱

ny_cw@01ny.cn

本版邮箱

ny_cw@01ny.cn

本版邮箱

ny_cw@01ny.cn

ny_cw@01ny.cn